

汪宁生 主编

第一辑

口述民族史

王亚文 冷雪梅 胡习珍 杨怪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汪宁生 主编

口述民族史

第一辑

王亚文 冷雪梅 胡习珍 杨桢 编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口述民族史. 第1辑 / 汪宁生主编.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222-12089-1

I. ①口… II. ①汪…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口述历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5337号

出 品 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马跃武

责任校对: 雪 梅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口述民族史 第一辑
作 者	汪宁生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089-1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关于开展口述民族史研究之我见 ——代序 汪宁生	1
铸剑为犁 ——金三角地区雷雨田将军访谈 冷雪梅（雷雨田 口述）...	4
往事杂忆 ——召存信访谈 王亚文（召存信 刀美英 口述）.....	17
我所知道的广南侬土司 王亚文（侬鼎升 口述）.....	27
“我既管活人，又管死人” ——一位黎族哨官的自述 冷雪梅（符东江 口述）.....	56
户撒末代土司一位妻子的经历 冷雪梅（刀保爱 口述）.....	72
一位彝族毕摩的自述 冷雪梅（沙马子千 口述）.....	90
“我跟大佛爷在不拢” ——一个傣族“咩摩”的自述 王亚文（玉那温 口述）.....	123
“一村有三老，我是‘庙老’” 王亚文（蓝扶布 口述）.....	147
一位茶山瑶师公的自述 胡习珍（苏德富 口述）.....	177
一位黎族道公的自述 胡习珍（邢趴夫 口述）.....	239
我和贝叶经 胡习珍（波温康朗 口述）.....	264

象脚鼓是如何制成的 胡习珍（线波喊亮 口述）……280

一位傣族女赞哈的成长 冷雪梅（玉光 口述）……303

一位湘西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自述 王亚文（田仁信 口述）……328

“神药两解”

——一位土家族民间医生自述 王亚文（杜慎皇 口述）…353

从小道士到文化局长

——一位土家族文化人的成长 杨 桢（龚发达 口述）……380

Contents

My Opinion on the Oral Ethnohistory Study: Also as a Preface to This Book

Wang Ningsheng 1

Casting Sword into Ploughshare

—An Interview with General Lei Yutian in the Golden Triangle Region *Leng Xuemei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i Yutian* 4

A Miscellaneous Memoir of the Past Events

—An Interview with Zhao Cunxin *Wang Yaw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Zhao Cunxin and Dao Meiyang* 17

The Nong Tusi in Guangnan County as I know *Wang Yaw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Nong Dingsheng* 27

“I am in Charge of the Living, and also of the Dead” *Leng Xuemei in Collaboration with Fu Dongjiang* 56

Life Story of a Wife of the Last Native Governor (Tusi) in Husa *Leng Xuemei in Collaboration with Dao Baoai* 72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Yi Magician (Bimo) *Leng Xuemei in Collaboration with Shama Ziqian* 90

“I can’t get along well with the monk”: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Miemo” (Female Magician) in Manting Village, Jinghong *Wang Yaw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Yu Nanwen* 123

- “There are three elders in each village and I am the ‘Miaolao’(The Elder of the Temple)” *Wang Yaw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Lan Fubu* ... 147
-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Shigong(Master of Folk Religion) of Chashan Yao *Hu Xizh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 Defu* 177
-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Li Daogong (Shaman) *Hu Xizh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Xing Bafu*..... 239
- I and the Palm Leaf Manuscripts *Hu Xizh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Bowen Kanglang* 264
- How a Elephant-foot Drum is Made *Hu Xizh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Xianbohanliang* 280
- The Grow-up of a Femal Dai Singer (Zanha) *Leng Xuemei in Collaboration with Yuguang* 303
-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Tujia Hand-waving Dance Inheritor *Wang Yaw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ian Renxin* 328
- “Two Ways to Cure: by Magic and Medicine”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Traditional Herbalist of Tujia *Wang Yaw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Du Shenhuang* 353
- From a Little Taoist Priest to a Director of Culture Bureau: The Grow-up of a Tujia Intellectual *Yang Che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Gong Fada*... 380

关于开展口述民族史研究之我见

—— 代序

汪宁生

(《民族学报》编辑部)

口述史学是抢救、积累和扩展历史资料，提高史学科学性的一种重要手段，可说是学术研究一项“基本建设”。西方几所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设有专门机构开展这项工作，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史学家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当然是世人熟知的唐德刚先生。他记录整理出版的顾维钧、李宗仁、胡适、张学良几部口述史学大作，已成中国近现代史之经典，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风趣，不仅为治史者必读之书，即使一般人读之亦不忍释手。

忆 1993 年举行顾颉刚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学者云集苏州，我有幸与唐先生在会上相识，虽未及深谈，而先生侨居海外执教名校数十年，仍是乡音未改，满口合肥方言，针砭时弊，快人快语，完全保持中国读书人本色，贻我以深刻印象。

最近唐先生逝世消息传来，使我想起凡是前辈们开创的有价值的学术活动应该继续和扩展。我们从事民族研究，有关文献材料更为缺乏，更需以口述史学方法来抢救资料。

现就我们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以来对口述民族史学的特点和方法的一些体会介绍如下，以供学界参考。

（一）口述民族史学与一般口述史学不同，它的访问对象恐怕不能限于亲身经历史重大事件、曾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或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大人物”，我们不能奢望在今少数民族之中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只要是对自己民族社会和文化某一方面起过作用或通晓情况的人，均可作为访问调查的对

象。例如，一个普通的头人或其后裔、本族历史上某一事件的经历者、一位宗教人士或巫师、一个歌手或熟悉本族口头文学人士、一项传统手工技艺的传人等等，他们的生平和掌握的知识，对研究这个民族的过去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他们口述的历史，不仅可为民族史研究添砖加瓦，而且还可为民族学研究特别是编写全面详细的民族志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调查工作本来就有一种记录的方法称为“原文”（texts），即将调查对象的谈话作出完整记录，对于提供政治、经济、社会任何一个方面情况的报告人，均可使用这一方法，其要点与口述史学所用方法并无不同，两者可以结合进行。

（二）口述民族史学的编写形式应该多种多样。少数民族人士有些文化程度不高，过去或不曾受到正规教育，由于思维能力的局限，他们也许不太可能对自己一生作连贯的叙述，也不习惯按调查整理者提供的提纲逐一回答问题，往往会兴之所至大谈特谈，重复颠倒之处在所难免。故口述民族史学的成果可以是全凭当事人口述（假如它是完整的话）以第一人称口气按年代先后整理出来，也可能是将历次口述的记录综合起来由调查整理者以第三人称编辑成书。

在西方人类学文献中，这类著作中两种体裁都曾使用。例如：*I, Nuligak* 一书是记录一个爱斯基摩人从幼年到娶妻的经历，全书自头至尾以第一人称写成。人类学中经典著作 *Ishi* 一书则是著名人类学家克娄伯（I. Kroeber），根据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雅纳（Yana）部落的一支雅希人（Yahi）最后一个成员 *Ishi* 口述，以第三人称写成的传记，讲述该部落的历史、神话故事及传统技艺（他制造的该族工具和用具至今仍陈列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博物馆中）。此外，根据墨西哥伊斯特兰人（Ixtlan）一个名叫 *Don Juan* 的巫医口述他对当地药用植物的知识和经验写成的 *The Teaching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和 *Journey to Ixtlan: The Lessons of Don Juan* 两书，当属于同一类著作，也是以第三人称编成的。

我们认为，只要是根据某一民族人士口述自己生平、经历和经验写成的专著而不夹杂其他来源的资料和调查整理者的议论和意见（当然可以写些注释），都可列入口述民族史学的范畴。

（三）口述民族史学应该充分反映口述者的观点。按人类学调查方法中向来就有“主位”和“客位”之争。虽然我个人认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兼顾“主位”和“客位”（见《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41-42页），但在口述民族史学中应该完全采取“主位”的方法，即完整记录口述者的看法，以利保存史料的原貌。少数民族人士有自己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他们对事物的有些认识可能与调查整理者自己具有的“常识”相悖，对此，我们必须完全尊重，讲述时不能打断和反驳，记录时只能“有文必录”，不能增删。例如，本辑发表的《一位彝族毕摩的自述》一文中，彝族毕摩认为他现在为彝族人士念经驱鬼治疗疾病，常有奇效，我们也照样记录。假如一位毕摩不相信驱鬼可以治病，也就不成其为毕摩了。

总之，口述民族史学不应是单纯的史学，它可以为史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搜集资料，当然就要参照这两门学科前人所开创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方法论。

据说最近其他学人也在开展口述民族史学的研究工作，我们听了很高兴，颇有“吾道不孤”之感。以上几点意见，愿与同行共同讨论。

铸剑为犁

——金三角地区雷雨田将军访谈

雷雨田 口述

（原国民党第五军军长）

冷雪梅 整理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一 血战中艰难求生

我今年（2010年）九十四岁^①。我的老家在云南建水曲江镇的馆驿，以前是官员来往的接待站。

我年轻时就离家出走，后到南京宪兵学校。北伐以后，国民党成立了各种专科学校。我们这个学校水准要求很高，不但要能够带兵作战，能打胜仗，还要能实施行政，所以名声很大。蒋介石是我们的名誉校长，谷正纲也是我们校长，他们两个像兄弟一样。

我们为逃离共军的追击，逃到了缅甸北部。李（弥）司令在孟萨宣布“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部”成立^②，率国军“反攻云南”，军队的势力曾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到老挝山区。当时，缅甸刚独立没多久，全照搬苏俄制度，亲苏俄的缅政府不断派兵攻击我们。国军是正规军，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缅甸军队不成器，他们完全不懂战术战略，经常被我们打败。

缅甸政府兵败后向联合国控诉“国军”侵略。联合国大会作出“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金三角”的决议，蒋介石被迫下令从金三角撤军。当时，总部的指令是不能作战的坐美国飞机飞回台湾，能作战的“藏起来”。藏到现在已藏了48年

^①据《云南信息报》所载，雷雨田将军于2012年5月18日离世，享年94岁。雷雨田将军此处所谈的年龄可能是虚岁，抑或记忆有误，不得而知。参见“金三角的‘中国孤军’：末代将军雷雨田离世”，《云南信息报》，2012年5月28日。

^②1951年4月，李弥将军在孟萨组织“云南反攻救国军”，迅速壮大，并于10月开办“反共抗俄大学”陆续招收训练干部，准备建立反攻大陆基地。参见白杨策划，汪詠黛执笔《重返异域》，57页，台北市：时报文化。

了。后来，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已经从缅北撤回全部军队，没有撤回的与台湾没有任何关系。国防部撤销“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把我们归入违犯军纪、擅自脱离部队者。我们失去经济来源后只能另谋出路，我们打通萨尔温江走私通道。从金三角到大其力，武装护送马帮到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走私各种商品。

我们从缅甸退到这里（美斯乐），当时来的有 3000 多人，现在可能上万人了。我们来时，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住，这里原是森林保护区，只供王室和佛教使用，其他人就根本不能用。我们在这地方住下来后，老兵都和附近的摆夷、卡瓦等少数民族结婚。

以前，泰国只承认我们居住但不是公民。后来，越南、寮国、泰国鉴于越共、老共、泰共、缅共猖狂活动，订立《九国公约》联盟防守，总部设在泰国曼谷。泰国被各种势力包围，军队软弱。泰国政府看我们纪律森严，又看了我们的战例，而且我们地处边境山区，地形上能更好地防御泰共、中共、缅共，于是，泰国政府就让我们去打缅共、泰共，替他们守土卫国。我们替他们打败缅共、泰共后，他们就给我们泰籍，承认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是公民。

我的这个泰籍硬得很，哪个也不敢取消，这是我帮泰国打仗打来的。我的小孩是在泰国出生，我的老伴也还在，现在有八十多岁了，我们一家人都是泰籍。我们原来在这里办了学校，后来由政府来办，学校里开设中文。我的小孩进学校要学泰文和中文。



雷雨田将军早期与爱女摄于美斯乐自家门前 撤光汉摄（参见撤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193 页）

二 探索经济发展之道

段希文将军去世后，由我接替他的位置。当时我制定这个地方的发展政策是：

“观光农业双管配合，农业规划充实观光资源，观光资源促进农业推销。”^① 这些人的生活不能解决怎么办？他肚子饿了，就要出去抢人，问题就出来了。农业观光双管配合，农业丰富观光资源，观光促进农产品推销。就是说发展农业的东西要吸引各国人来看。所以我就找台湾的农业专家来看这块地适合种什么。一挖适合种果木、茶叶，我就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建农场，我有四个单位的部队，建了四个农场，让一个部队管理一个农场。据专家的建议，这里适合种的果木是荔枝，我就让每个单位都种一块荔枝，荔枝种下去成活了。后来，《九国公约》上的那些同盟国家听说了这事不相信要来看看。泰国也无法阻挡，如阻挡就会影响他们同盟，只好批准这些同盟国家来我这里看了半天。泰国政府通知我们藏起枪械，不要给他们看见军库。不要给他们看见服装，有便衣的，出院出街的就要换成便衣，没便衣穿军服的藏在家里。他们来了后，我就领他们参观荔枝园。他们一看，恐怕我们造假，还要抱抱瞧，试试看看，才承认是真的。



1980年段希文将军病故，第5军由雷雨田将军接任部队长，这是1980年7月25日部队长雷雨田将军发布的日令 撤光汉摄（参见撤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146-147页）

① 雷雨田将军曾写道：“段将军至1980年6月18日，终于忧愤积郁辞世也！一个破烂重担子，统帅部硬推上我肩，三次电请辞却不得，只好勉为其难。回溯往事历历，教训深刻。故一改其鼓励自强之决策，而为自立困存之决定，把军事第一，政治第二，经济第三之迷信观念颠而倒之，要以经济带动政治，政治带动军事之构想，用谋前程，乃一本泰政府政策，参酌本身之条件，策订观光农业双管配合发展。”参见雷雨田：《从战乱到生平看泰北蜕变》。



雷雨田将军带领各国武官一行参观荔枝园 撒光汉摄(参见撒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90页)



各国武官来到队部观看转型投入农业生产的成果——荔枝园 撒光汉摄(参见撒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90页)



正在辛苦浇水，期待荔枝早日丰收的士兵 撒光汉摄（参见撒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90页）



荔枝园 撒光汉摄（参见撒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90页）

北京的也来我这里参观了各种农林的发展。随后，全国政协的邀请我去北京，他们想让我去北京参与全国农林发展工作，但是我没答应。

这里的度假村以前是军营，有教室和操场。在部队要保持官兵团结，不要涣散，不要发生变

乱，白天要给士兵在教室上课认清形势，操场是练兵的，训练士兵们的战斗技术。后来政治问题解决了，教室和操场分别改建成楼房和花园。

我的这个“美斯乐丽索度假村”（“丽索”是游览区的意思）有餐厅、旅馆。我的这间樱花餐厅，原是军训综合大教室，可容纳几百人。旅馆不是坝子几层楼的那种大旅馆，它是一小栋一小栋的，松木的房子有12栋，里面装有空调。为了客人安全，我装的门是里面看得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墙有一部分是现在的松木墙重修成洋灰墙的，但大部分是竹子墙或者木板墙，适宜这里的山地风光。

过去的牢房刚修成避暑山村。现在已有人来住了，我非常高兴。游客来我们这里玩和住，买纪念品回去都要花钱。前个月，中国就有200万人到这里。后来，曼谷的红衫军闹呀，就不敢来了。过去，我这里是人满为患。来我这里的人一般都不要我招待，哎呀，要招待受不了，来的人太多了。



雷雨田将军带领各国武官参观茶树苗圃 撒光汉摄（参见撒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94页）



现今如诗如画的美斯乐 撒光汉摄（参见撒光汉编撰：《异域照片集》，166页）

三 倡导国际和平

日本人来这里开会，问我中日八年抗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中日对战八年，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起来抵抗，不是中国去侵略日本。中国自古以来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讲的是忠孝而行的和平，讲的是伦理道德。《大学》第一章就讲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没有半点战争意味。有的是和平相处，化敌为友，不是化友为敌。要不然，还可以就事实证明，你们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开会的时候，日本人发起侵略战争，要枪毙战犯。当时开会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就说同意枪毙战犯，关于要日本赔偿中国的形式不同意。为什么呢？要日本人赔偿，增加日本人的负担、痛苦。这不是上策，这是在制造混乱，制造战争，制造仇恨。现在中国已经和平了，我们已是化敌为友了，不会化友为敌。假使化友为敌，战争又不断了。”他们无话可说了。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利害，所以，我说国与国的关系是利害必争四个字，有利需要就和，无利需要就分。现在要防止卷入国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需要我，需要我不要传话给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有一年，具体是哪年我记不清了，《九国公约》联合反共同盟的人员来见了我以后，隔了一年，与泰国有邦交的四十六国武官又来见我，他们有情报已调查清楚要找到我很艰苦，所以他们决定在我这里会餐。四十六个国家参加，餐费由他们完全负责，我当然同意了。可是四十六个武官代表四十六个政府，一个说一句就四十六句，各个政府的意见不同，那我怎么代表我的意见，出了什么问题，那我还了得。我就阻止了他们的谈话，当时我就讲，我说你们来这里会谈，聚在一起，知道我的困难，你们要支付茶饭钱，我表示诚恳地欢迎，也同意你们的意见。还有一点，你们的会谈要我参加，我请求我先发言。他们完全同意。吃完饭后就开始座谈，我先发言。我说：“今天四十六个国家的代表都在这里，就等于世界性的了，我现在向全世界宣布，我今后绝不卷入任何党派纠纷，绝不卷入任何政治纠纷；富国利民的事我尽力而为，祸国殃民的事坚决不干。我打个比喻，我是中国的姑娘嫁给泰国人做媳妇了，那么对我的娘家——中国来说，嫁给人家的姑娘，不能给娘家丢脸，要孝敬公婆，